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日講禮記解義卷二十八

二十九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千三百二十六 經部

日講禮記解義卷二十八

郊特牲

此篇皆記祭事中雜冠昏兩段曰郊特牲者以篇首三字名篇也陸氏曰郊者祭天之名用一牛故曰特牲

郊特牲而社稷大牢天子適諸侯諸侯膳用犢諸侯適天子天子賜之禮大牢貴誠之義也故天子牲孕弗食

也祭帝弗用也

此言特牲之用禮貴其誠之義也犢小牛即特牲也禮莫重於祭其次莫重於享惟郊用特牲而社稷則以大牢惟天子適諸侯諸侯進膳用犢而諸侯適天子天子有賜亦以大牢蓋犢牲未有牝牡之情貴其誠慤是以致敬者用之若孕則其誠已散而天子弗食故不以膳也祭帝弗用故不以郊也方氏慤曰天子有天地之德故諸侯以事天地者事天子諸侯有

社稷之功故天子以禮社稷者禮諸侯
大路繁纓一就先路三就次路五就郊血大饗腥三獻
爓一獻孰至敬不饗味而貴氣臭也諸侯為賓灌用鬱
鬯灌用臭也大饗尚腶脩而已矣
此言尚質貴氣之事也臭亦氣也脯加薑桂曰腶脩
至敬無文故大路為祭天之車繁纓一就貴質素也
下而先路三就次路五就則其飾彌文矣祭禮惟郊
尚血下而大饗則腥三獻則爓一獻則孰敬之至者

不饗味而貴氣臭也蓋血則氣全腥亦近之故用於所尊孰則味全爓亦近之故用於所畀推此而言如諸侯來朝為賔三獻畢王使宗伯酌圭瓚以灌之但用鬱鬯之酒是亦貴氣臭之義也若天子饗諸侯雖設大牢之盛餼而必先設腵脩於筵前即所尚可知矣按大饗尚腵脩謂王饗諸侯與上大饗不同而不饗味則一也

大饗君三重席而酢焉三獻之介君專席而酢焉此降

尊以就卑也

此言主君受酢之義也饗謂諸侯相饗君主國之諸侯也酢主君受賓客之酢爵也三獻饗卿之禮故謂卿為三獻介大夫也專單也諸侯之席三重如鄰國諸侯來朝而主君饗之是曰大饗則設三重之席而受酢爵以兩君敵體無所增損也若諸侯遣卿來聘而大夫為上介則專席矣大夫席應再重今以為介降一等主君席應三重今以受介之酢故亦撤去兩

重是降諸侯之尊以就大夫之卑禮所謂曲而殺者此也

饗禘有樂而食嘗無樂陰陽之義也凡飲養陽氣也凡食養陰氣也故春禘而秋嘗春饗孤子秋食耆老其義一也而食嘗無樂飲養陽氣也故有樂食養陰氣也故無聲凡聲陽也

此言因時行禮有樂無樂之義也饗謂春饗孤子禘謂春祭宗廟食謂秋養耆老嘗謂秋祭宗廟饗與禘

之禮行於春者皆有樂食與嘗之禮行於秋者皆無樂此陰陽之義也凡飲用水漿酒醴其性虛而清所以養陽氣也凡食用黍稷稻粱其性實而濁所以養陰氣也故春禘秋嘗同一追養春饗秋食同一報功而食與嘗無樂者豈獨薄之哉葢饗禘主於飲飲養陽氣義在宣暢故有樂食嘗主於食食養陰氣義在凝寂故無聲凡樂之聲乃陽之屬而陰之反所以獨宜於饗禘也按禘注謂禴字之誤疏因指為夏殷之

禮而無確據伏氏趙氏謂如字者得之張子曰禘於夏周為春夏嘗於夏周為秋冬作記者交舉以二氣對互而言耳

鼎俎奇而籩豆偶陰陽之義也籩豆之實水土之品也不敢用褻味而貴多品所以交於旦明之義也

此言祭之陳器與實器各有其義也鼎俎所以盛牲籩豆所以盛果實鼎有用十與十二者然十鼎則陪鼎三正鼎七十二鼎則陪鼎三正鼎九其數仍奇

也旦當為神陰陽之義非特有樂無樂而已鼎自一以至九其數皆奇而俎亦如之豆自六以至二十六其數皆偶而籩亦如之葢鼎俎之實以動物而男子薦之故其數奇籩豆之實以植物而婦人薦之故其數偶此亦陰陽之義也又籩之實若菱芡豆之實若芹蒲之類是為水品籩之實若棗栗豆之實若菁韭之類是為土品所以不敢用常物而貴多品者此致敬以交於神明之義也按不敢字貫褻味與多品言

之禮器云薦不美多品亦貴誠之義也
賓入大門而奏肆夏示易以敬也卒爵而樂闋孔子屢
歎之奠酬而工升歌發德也歌者在上匏竹在下貴人
聲也樂由陽來者也禮由陰作者也陰陽和而萬物得
此言兩君燕饗之禮樂也賓鄰國之諸侯大門有二
燕則寢門饗則廟門也卒爵飲盡爵也兩君相朝而
行燕饗之禮當賓入大門奏肆夏之詩以延進之夫
樂主和而肆夏之詞嚴是示和易之中有嚴敬之節

也主人獻賓而樂作賓飲卒爵而樂止賓酢主人而樂作主人卒爵而樂止益盈而能反反則為文孔子所以屢歎美之也主人復酬賓而奠此酬爵則樂工升堂而歌所以發揚賓主之德也工歌在堂上匏竹在堂下是貴人聲也蓋禮樂始於聖人而原於天地樂由陽來一天地之和也禮由陰作一天地之序也惟天地合而萬物生斯陰陽和而萬物得禮樂之行於賓主而為聖人所嘉美也厥有由然矣周氏謂曰

禮樂之始雖由於陰陽及其妙也則能統陰陽育萬物故周官曰禮樂合天地之化百物之産其此之謂乎

旅幣無方所以别土地之宜而節遠邇之期也龜為前列先知也以鐘次之以和居參之也虎豹之皮示服猛也束帛加璧往德也

此言天子之待諸侯有制貢之法與陳貢之義也旅陳也無方非一方所貢也鐘即金也金以材言鐘以

器言王者撫有天下莫非王土王臣凡庭實所陳有不止一方而已者以土地各有其宜故别而取之來各有遠邇故節而致之也旅幣而以龜為前列以其能先知也以鐘為次者所以發人情之和故參居庭實之間也有虎豹之皮以示服猛也以玉加於束帛之上玉以表德是往歸於有德也陳氏祥道曰周官六服其見有六歲之差其交有六物之異六物之異者所謂别土地之宜六歲之差者所謂節遠近之期

也

庭燎之百由齊桓公始也大夫之奏肆夏也由趙文子始也

此言諸侯大夫失禮之始也庭燎庭中所設之炬以照來朝之臣夜入者禮之失也必有所由始如庭燎之百是為天子之禮而諸侯僭之則由齊桓公始也又大射公升即席奏肆夏燕則賓及庭亦奏肆夏是為諸侯之禮而大夫僭之則由趙文子始也夫禮教

之設所以立天下之大防齊桓趙武當時皆有賢名

而其僭若此葢周室之衰久矣

朝覲大夫之私覿非禮也大夫執圭而使所以申信也

不敢私覿所以致敬也而庭實私覿何為乎諸侯之庭

為人臣者無外交不敢貳君也大夫而饗君非禮也大

夫强而君殺之義也由三桓始也

此又言大夫失禮之始也諸侯世相朝無覲禮此言

覲者因朝而及之也私覿以私禮見也使聘使也皮

幣輿馬皆陳於庭故曰庭實三桓魯桓公之子慶父叔牙季友之後也凡國君朝覲於鄰國大夫從焉而或行私覿則非禮也大夫執圭而專使事當私覿以申已之信今從君而不敢私覿者所以致敬於君也而庭實私覿何為乎諸侯之庭哉為人臣者無外國之交不敢有貳心於君焉故也禮别嫌疑蓋莫嚴於大夫矣若大夫具饗以召君則非禮也大夫强横而君殺之者義也義不足以制大夫之强而大夫乃疑

於君矣是由魯之三桓始也案此言大夫失禮之始於三桓蓋兼承私覿饗君而言也鄭氏謂殺大夫由三桓始則季友未嘗見殺又春秋之初殺大夫者不始三桓也黄氏以殺為降殺之義尤非矣

天子無客禮莫敢為主焉君適其臣升自阼階不敢有其室也覲禮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下堂而見諸侯天子之失禮也由夷王以下

此又言諸侯失禮之始也夷王名燮天子無為客之

禮以其尊無對莫敢為之主故也若適其臣則升自阼階以臣之不敢私有其室也秋行覲禮專於辨分天子負斧依南面侯氏執玉入不下堂而見諸侯其有下堂而見諸侯者是天子之失禮也葢由於夷王以下也案夷王之時去周初漸遠矣記者溯失禮之由以見其陵夷而至於春秋者有故也

諸侯之宮縣而祭以白牡擊玉磬朱干設錫冕而舞大武乘大路諸侯之僭禮也臺門而旅樹反坫繡黼丹朱

中衣大夫之僭禮也故天子微諸侯僭大夫强諸侯脅於此相貴以等相覿以貨相賂以利而天下之禮亂矣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諸侯而公廟之設於私家非禮也由三桓始也

此總言諸侯大夫之僭禮也宮縣四面皆縣也錫者干背之飾金爲之大路殷祭天所乘之車也旅道也樹屏也繡黼刺繡爲斧文也丹朱染繒爲赤色也繡黼爲中衣之領丹朱爲中衣之緣中衣者朝服祭服

之裏衣也貨以物言利以事言禮所以辨等威昭隆殺也如諸侯當用軒縣而今則宫縣當用時王之牲而今則用殷牲白牡當擊石磬而今則以玉雖得舞大武但不得朱干設錫而冕服而今則用以為舞當秉時王之車而今則秉殷之大路此皆天子之禮而諸侯僭之也如兩旁築土為臺架屋於上而門當其中是為臺門於路中設屏以蔽内外是為旅樹於兩楹之間設坫而反爵其上是為反坫於朝服祭服刺染

而為裏衣之領緣是為繡黼丹朱中衣此皆諸侯之禮而大夫僭之也故天子微則諸侯僭大夫强則諸侯脅於是乎相貴以等列相覿相賂以貨利而爵不足以馭其貴禄不足以馭其富予不足以馭其幸禮之亂也甚矣夫禮之大者莫如宗廟故諸侯有國則以始封之君為祖而不敢祖天子大夫有家則以始為大夫者為祖而不敢祖諸侯若公廟而設於私家則非禮也由三桓之祖桓公始也葢天下有道則禮

樂自天子出而諸侯莫得而僭之若無道而禮樂出於諸侯則陵夷而大夫亦僭矣案魯有文王廟而鄭亦祖厲王是諸侯而祖天子也魯既用天子之禮樂於文王周公之廟因徧用之於羣公之廟而三桓既立桓公之廟亦遂習用天子之禮樂而不自知其非此履霜堅氷易所以為至戒也

天子存二代之後猶尊賢也尊賢不過二代

此言天子所以待前代之禮也二代謂當代之前二

代凡易姓受命而為天子則天下皆統於一矣而必存二代之後者猶尊其先世之賢而不忍臣之仁之至也然亦不過於二代二代以前則封之而不賓又義之盡也如周存夏殷之後於杞宋命使郊天祭其始祖受命之王自行其正朔服色是念禹湯之德而尊之若黄帝堯舜之後則封之以備三恪鄭氏謂遠難法是也

諸侯不臣寓公故古者寓公不繼世

此言諸侯所以待失國者之禮也寓寄也諸侯有失國而寄處他國者謂之寓公所寓之國以其嘗為南面之君而不以為臣至寓公死而即臣其子不繼世也蓋天子為尊賢而存代以其有功德及人也若寓公失地來歸則賢不足稱矣故不臣亦所以明仁不繼世亦所以明義

君之南鄉答陽之義也臣之北面答君也大夫之臣不稽首非尊家臣以辟君也大夫有獻弗親君有賜不面

拜為君之答己也

此言君臣辨分之禮也答猶對也陽即天也君以陽明為德而南者陽之位故南鄉而有答陽之義臣以陰順為德而北者陰之位故北面以答君也諸侯於天子稽首大夫於諸侯亦稽首惟家臣於大夫獨否者非尊家臣乃所以辟君也大夫有獻則使人代往而不以身親君有賜則拜受於家而不面拜皆為君之答己故也鄭氏曰不面拜者於外告小臣小臣受

以入也小臣掌三公及孤卿之復逆復謂奏事逆謂受下奏惟大夫近於君而不敢干君而後有以全君之尊故禮以辨分尤必於大夫謹之

鄉人禓孔子朝服立于阼存室神也

此言聖人存神之事也室神先祖五祀之神惟聖人知鬼神之情狀當鄉人禓而索室以去不祥孔子則朝服立於廟之阼階葢以存廟室之神使其依已而安也案舊注禓是强鬼之名而儺以逐之論語所謂

鄉人儺朝服而立於阼階是也禮大夫朝服以祭故用祭服以依神也

孔子曰射之以樂也何以聽何以射孔子曰士使之射不能則辭以疾縣弧之義也

此言習射之重也樂如騶虞貍首采蘋采蘩之類孔子嘗曰射之以樂為節也何以聽樂之音節而使與射容相應又何以脩射之容節而使與樂音相應甚矣禮樂交得之難也孔子又曰士未有不習於射者

若使之射而有不能則以疾為辭葢男子始生即懸弧於門左而有射義未可以不能謝也寀懸弧之義是觧所以不可辭以不能之故疏謂疾而不能與初生之未能相似非也

孔子曰三日齊一日用之猶恐不敬二日伐鼓何居

此言將祭失禮之事也孔子嘗曰禮有齊三日者即不樂不弔而專其志慮猶恐於祭有不敬焉若三日之間乃二日伐鼓則是致齊一日而已其義何所處

乎案家語季桓子將祭齊三日而二日鐘鼓之音不
絶葢其事也

孔子曰繹之於庫門内祊之於東方朝市之於西方失
之矣

此亦言失禮之事也繹者祭之明日接尸又祭也祊
者祭而求神也朝市朝時而市也孔子嘗曰繹之禮
當在廟門外之西堂今乃於庫門内祊之禮當在廟
門外之西室今乃於廟門外東方朝市當在市内近

東今乃於市内西方此三者皆失之矣案家語此為

衛莊公反國變宗廟易朝市而言

社祭土而主陰氣也君南鄉於北墉下荅陰之義也日

用甲用日之始也天子大社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

之氣也是故喪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也薄社北牖使

陰明也

此言祭社之義以及立社之制也土者五土之神山

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也墉墻也薄當作亳社所以

祭土而主乎陰氣也陰盛於北故設主於北墻而君於北墻之下南鄉而祭以對答之也祭用甲日陽始於甲而用十干之始也天子為羣姓立大社必壇而不屋使受霜露風雨蓋風雨至則萬物生霜露降則萬物成所以通達天地生成之氣也是故喪國之社則屋之不使復受天陽也殷之薄社於周為喪國之社塞其三面而開牖於北方以通陰氣陰明則物死矣所以異於當代也案白虎通云天子諸侯各有二

社祭法王立大社王社諸侯立國社侯社是也又各

有勝國之社勝國喪國也葢人君而明乎不屋之義

則知所法而下有以蕃其生明乎屋之之義則知所

戒而上有以安其位矣

社所以神地之道也地載萬物天垂象取財於地取法

於天是以尊天而親地也故教民美報焉家主中霤而

國主社示本也唯為社事單出里唯為社田國人畢作

唯社丘乗供粢盛所以報本反始也

此廣言社義也中霤亦土神二十五家為里單書也田獵也四邑為丘十六井也四丘為乘六十四井也黍稷曰粢在器曰盛立社以祭所以神明乎地道也葢地道博厚故載萬物於下天道高明故垂日月星辰之象於上物生而財裕象成而法顯取財於地而資其養焉取法於天而仰其教焉是以尊天而親地也地有同天之功如此天既有郊以報之矣於是制為社禮以教民美善其報焉家主於中霤而國主於

社所以示有生之本也是故凡祭皆有所限唯爲社
行事則里中之家無不各出一人唯爲社而田則國
人皆行無留家者又唯祭社則丘乘之人未有不供
粢盛者以物生於地而報本反始禮莫隆焉故也黄
氏榦曰非天子不祭天而自天子至庶人皆得祭社
亦尊父親母之義
季春出火爲焚也然後簡其車賦而歴其卒伍而君親
誓社以習軍旅左之右之坐之起之以觀其習變也而

流示之禽而鹽諸利以觀其不犯命也求服其志不貪其得故以戰則克以祭則受福

此言因社而田之事也火大火心星也建辰之月出見東方孔疏云用焚當在仲春記者以季春民始出火遂誤以天子諸侯用焚為季春也百人為卒五人為伍習變習熟其變動之節也鹽讀為艷先王因社而寓講武之法於是季春出火則君將田而先令焚除草萊也然後簡閱其車賦歷數其卒伍親誓衆於

社以習軍旅之事或驅而左或驅而右或息鐸而坐或振鐸而起於以觀其習變之生熟焉此講武以法也由是而田則驅禽於陳前使之流動示士卒而艶之以利欲其不見利而趨至於犯命而失伍蓋以求服士卒之志而不貪其所得之禽此獲牲以禮也夫如是故以戰則克以祭則受福一舉而兩者皆得也案周禮司爟季春出火季秋内火如書言寅賓出日寅餞納日也因出火而為焚亦贊化育之一事鄭氏

曰凡田大獸公之小禽私之失伍而獲猶爲犯命此兵法所以貴節制也

天子適四方先柴

此言巡狩告天之禮也柴燔柴也天子十二年一巡狩適四方諸侯之國至於方嶽必先燔柴以告至於天者禮也

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也兆於南郊就陽位也埽地而祭於其質也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

牲也於郊故謂之郊牲用騂尚赤也用犢貴誠也

此言冬至祭天之禮各有其義也兆圜丘之方域也先王祭天於郊必用夏正建子之月冬至之日者所以迎長日之將至也日為陽宗冬至一陽生則天地生物之心可見故郊之為祭所以大報天而必主乎日也為圜丘於南郊者南為陽位故就而報之也既燔柴於壇上必掃壇下之地而行正祭不設莞簟者至敬無文於其地之質也玄酒之尊以陶匏玄酒以

獻則以匏者陶匏皆物性之本然所以象天地本然之性也夫既曰圜丘曰泰壇又謂之郊者以兆在南郊故也牲必用騂周尚赤也用犢貴其誠慤也張子曰天道本簡易天子之禮亦當簡易繁文虛費帝亦不享

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

此言郊用辛日之義也郊之用辛何也周之始郊冬至恰遇辛日自此以後遂用至後之辛日也此似是

言魯郊用辛之指左氏傳所謂魯將以十月上辛有事於上帝是也考之周書武王克商庚戌柴望非辛日也或謂始郊對建寅之月又祈穀郊祭而言亦未確

卜郊受命於祖廟作龜於禰宫尊祖親考之義也卜之日王立於澤親聽誓命受教諫之義也獻命庫門之内戒百官也大廟之命戒百姓也

此言卜郊命衆之義也作灼也禰宫禰廟也澤澤宫

也於其中以射擇士而助祭謂之澤宮將郊而卜必請命於祖廟而用龜於禰宮祖遠而尊禰近而親此尊祖親考之義也其日卜竟選士於澤宮有司將以祭事戒命衆執事而王親臨聽受之是受教諫之義也於是有司獻命於庫門之內以戒百官而大廟之命則所以戒族姓也案卜郊陳注以為卜牲程子曰春秋有卜郊上辛不吉則卜中辛中辛不吉則卜下辛蓋亦魯禮也

祭之日王皮弁以聽祭報示民嚴上也喪者不哭不敢凶服氾掃反道鄉爲田燭弗命而民聽上

此言郊日致嚴之事也報猶白也氾掃灑水而後掃也反道剗令新土在上鄉郊內六鄉也郊日之朝有司告時告備於王王必服皮弁以聽之者所以尊天而示民嚴敬其君上也及旦而有喪者不哭凶服者不敢出於經行之處氾掃以去其塵反道以新其土鄉吏於田首設燭以照路此皆不待上令民自聽從

則以化王嚴上故也

祭之日王被衮以象天戴冕璪十有二旒則天數也乗素車貴其質也旂十有二旒龍章而設日月以象天也天垂象聖人則之郊所以明天道也

此言郊祭儀文之合乎天道也璪即藻也當祭之日王以祭服易朝服於是內服大裘外被龍衮衮衣有日月星辰之章是象天之文也首戴冕其璪前後各十二旒以天有十二月是法天之數也所乗為木路

樸素渾堅貴其質也所建之旂常亦各十有二旒而旂畫交龍之章常畫日月之象皆所以象天也天垂象於上而聖人則之是故郊所以報天而即所以明天道也祭社所以神地之道而郊所以明天道王者事天明事地察此其是矣

帝牛不吉以為稷牛帝牛必在滌三月稷牛唯具所以別事天神與人鬼也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此所以配上帝也郊之祭也大報本反始也

此中言郊禮之重也祭上帝者謂之帝牛祭后稷者謂之稷牛不吉謂卜不吉或有死傷為猶用也滌者牢中清除之所周之郊禮祀后稷以配天三月之前使充人養二牛以為牲至期卜吉而用之若帝牛不吉則易稷牛以用而別選稷牛益帝牛必在滌三月者而後可稷牛則具而足矣帝為天神遠而尊稷為人鬼近而親故事之有不同而其所以必配以后稷者萬物本乎天是天即物之祖也人本乎祖是祖即

人之天也祭天而以祖配之所以大報本之禮而反其所自始也案郊以配天亦稱上帝者互文也朱子曰周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帝即是天却分祭何也為壇而祭故謂之天祭於屋内以神祀之故謂之帝也

日講禮記解義卷二十八

日講禮記解義卷二十九

郊特牲

天子大蜡八伊耆氏始為蜡蜡也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

此言蜡祭之名義也伊耆氏鄭注謂古天子號疏謂神農或云帝堯十二月謂夏正建丑之月天子大蜡其神有八蓋自古伊耆氏始為蜡蜡乃索求其神之

義也歲十二月為閉藏之候合聚萬物而物無不成故於此報其神之有功者而索饗之也案八蜡徐氏據經文謂先嗇一司嗇二百種三農四郵表畷五貓虎六坊七水庸八當以為正孔疏去百種而增昆蟲方氏亦去百種而分貓虎為二皆未確陳用之據周禮謂伊耆氏與壺涿氏銜枚氏為一例非古天子之號當是佐天子者疑未能明也

蜡之祭也主先嗇而祭司嗇也祭百種以報嗇也饗農

及郵表畷禽獸仁之至義之盡也古之君子使之必報之迎貓為其食田鼠也迎虎為其食田豕也迎而祭之也祭坊與水庸事也

此分言致祭八神之義也嗇穡同先嗇神農司嗇古后稷官百種謂百穀之種之神農古之田畯也郵表畷謂標表田畔相連畷處造為郵舍田畯居之以督畊者禽獸即貓虎迎迎其神也坊隄也水庸溝也事謂農事嗇事始於神農司於后稷故蜡祭以先嗇為

主配以司嗇而更祭百穀之種蓋嗇非人不成非種不生故竝以報其樹藝之功也因農官勞於農事祭及於所居之郵表畷而并下及於禽獸者此仁之至義之盡也古君子之於民物使之必有以報之祭而迎貓為其能食田鼠迎虎為其能食田豕皆有功於農是以迎其神而祭之也祭坊與水庸者以坊能蓄水障水庸能受水泄水亦皆有功於農事故也

曰土反其宅水歸其壑昆蟲無作草木歸其澤

此言蜡祭之祝辭也昆蟲螟蝗之屬蜡之祝辭有曰凡所以祈於神者土則反其宅而無崩圮水則歸其壑而無汜濫昆蟲無作而為災草木歸生於藪澤而無妨我稼穡案蔡氏邕本更有豐年若土歲取千百二句

皮弁素服而祭素服以送終也葛帶榛杖喪殺也蜡之祭仁之至義之盡也黄衣黄冠而祭息田夫也野夫黄冠黄冠草服也

此言蜡臘異服之義也皮弁素服皆白色弁亦服爾

故下但言素服野夫即田夫當其蜡皮弁素服而祭
以歲功既成物至此則老而終矣故素服以送之也
帶不以麻而以葛杖不以竹而以榛較之喪禮為殺
也蜡之為祭以報功則徧物而無遺以行禮則循物
而不失此仁之至義之盡也既蜡遂服黄衣黄冠而
臘先祖五祀者所以勞農而休息之也野夫皆黄冠
黄冠乃草野之服也案孔氏疏蜡與臘對言之則有
别總言之皆蜡也祭服所以異者方氏慤曰蜡以息

老物故服送終之服臘以息民故服田夫之服

大羅氏天子之掌鳥獸者也諸侯貢屬焉草笠而至尊野服也羅氏致鹿與女而詔客告也以戒諸侯曰好田好女者亡其國天子樹瓜華不斂藏之種也

此言因蜡而訓戒諸侯也大羅氏官名瓜華謂瓜與果蓏之屬大羅氏者天子之掌鳥獸者也諸侯鳥獸之貢皆屬焉使者戴草笠而至尊野服以告歲功也羅氏受貢畢使者辭歸則致鹿與女而詔之使客歸

而告戒其君曰好田好女者亡其國恐諸侯或有禽荒色荒也又使歸告其君曰天子所樹植者惟是瓜及果蓏取供時用而已若可收斂而藏之種不與焉恐諸侯或與民争利也此皆因蜡而及之所以示天下息事寧人者至矣案孔氏疏鹿是田獵所得女是亡國所得非每國輒與女鹿羅氏以示使者爾

八蜡以記四方四方年不順成八蜡不通以謹民財也順成之方其蜡乃通以移民也既蜡而收民息已故既

蜡君子不興功

此言侯國之蜡也順謂五氣時若成謂九穀皆登移之言羨也八蜡之禮通行於侯國先王即以記四方之豐凶焉若其國歲凶則廢蜡禮不得與諸方通祭所以謹節民財也歲豐則蜡禮舉行所以寬縱民力而使為樂也夫蜡為合聚之祭故既蜡而民亦息已君子不興農功而使更執其勞也案蜡以息田夫故既蜡而民因以息方氏慤曰此所謂功止謂農功爾

若夫宮功執於建亥之月土功畢於建子之月武功纘於建丑之月皆不以既蜡而廢也

恒豆之菹水草之和氣也其醢陸產之物也加豆陸產也其醢水物也籩豆之薦水土之品也不敢用常褻味而貴多品所以交於神明之義也非食味之道也

此推言祭品之義而見其貴於誠也菹酢菜醢肉醬也祭以備物為敬如所常進朝事饋食之豆其所用菹則取乎水草和美之氣也其所用醢則陸地所產

之物也若祭末酳尸有加於常進之豆其所用菹亦陸産也其所用醢則水物也凡籩豆之薦皆爲水土之品不敢用常食之褻味而貴多品者以交接神明之義在乎恭敬質素而非徒食味之道也案周禮醢人掌四豆之實薦腥時薦朝事之豆八薦熟時薦饋食之豆八酳尸時薦加豆八羞豆二舊說故以恒豆爲薦腥薦熟時之豆加豆爲酳尸時之豆也但此所稱豆實水陸與醢人所掌不盡合葢約舉之辭抑或

為異代之制與

先王之薦可食也而不可耆也卷冕路車可陳也而不可好也武壯而不可樂也宗廟之威而不可安也宗廟之器可用也而不可便其利也所以交於神明者不可以同於所安樂之義也

此承上意而廣言之也卷冕龍袞也路車木車也武大武也惟祭非食味之道是以先王之所薦雖可食而不可供耆欲也如卷冕路車雖可陳而不可資玩

好也武舞為勇壯之容而不可娛樂也宗廟為威嚴之地而不可安適也祭器可用以盛物而不可便其私利也此皆所以交於神明之義故與凡所安樂者異也

酒醴之美玄酒明水之尚貴五味之本也黼黻文繡之美疏布之尚反女功之始也莞簟之安而蒲越槀鞂之尚明之也大羹不和貴其質也大圭不琢美其質也丹漆雕幾之美素車之乘尊其樸也貴其質而已矣所以

交於神明者不可同於所安褻之甚也如是而后宜

此又承上意而詳言之也玄酒水也明水陰鑒取於月之水疏布冪也蒲越稾鞂藉神席也雕刻鏤也幾漆飾之畿限也餘並見禮器祭祀之物如酒醴美矣而必玄酒明水之尚以水最在先貴五味之本也黼黻文繡美矣而必疏布之尚以疏布最在先反女功之始也莞簟安矣而必蒲越稾鞂之尚所以神明之也大羹不和是貴其質也大圭素而不琢是美其質

也車有丹漆雕幾美矣而必素車之乘是尊其樸也此皆貴其質而已矣以其交於神明不可同於所安褻之甚有必如是而後稱者故不用彼而用此也方氏慤曰前云不可同於所安樂之義此云不可同於所安褻之甚樂猶有義焉褻則甚矣

鼎俎奇而籩豆偶陰陽之義也黃目鬱氣之上尊也黃者中也目者氣之清明者也言酌於中而清明於外也

此言祭用黃彝之義也黃目周禮名黃彝以黃金鏤

其外為目因名也鬱氣謂鬱鬯芬芳之氣祭之鼎俎奇而籩豆偶陰陽之義也所列之尊獨用黄目而為酌鬱鬯酒之上尊者以黄者中央之色目者氣之清明言鬱鬯之酒酌於中而清明之氣達於外猶祭者之精誠積於中而禮文明於外也案六彝之次為虎彝蜼彝雞彝鳥彝斝彝黄彝黄彝在末而言上尊者鄭氏以為於諸侯為上陸氏佃以為尊先大彝先小也

祭天掃地而祭焉於其質而已矣醯醢之美而煎鹽之尚貴天産也割刀之用而鸞刀之貴貴其義也聲和而後斷也

此申言祭物貴質之意也鸞刀見禮器祭天之禮於壇兆之內掃地而祭焉取其質而已矣所陳之品醯醢非不美也而惟煎鹽之尚以鹽雖由煎煉而成然比醯醢則人功為少是貴天産也至於宗廟割牲以割刀為用而鸞刀為貴葢貴其聲和之義惟鸞鈴之

聲調和而後用以割斷也陳氏祥道曰和非斷則牽

斷非和則劌故天以秋肅物而和之以兊聖人以義

制物而和之以仁鸞刀以和濟割亦此意也

冠義始冠之緇布之冠也大古冠布齊則緇之其緌也

孔子曰吾未之聞也冠而敝之可也

此章總明冠義而先言始冠之制也緌纓之垂下者

冠禮必有義始冠之時先加以緇布之冠此即大古

之齊冠也大古常冠惟用白布至祭而致齊則緇之

以幽思也後王重古故始加用此但古制初未有緌下之緌其有緌者孔子嘗曰吾未之聞則後世之失也既冠而後敝棄之可也鄭注云三代改制齊冠不復用以白布冠質以為喪冠案玉藻緇布冠繢緌皇氏謂諸侯位尊故畫飾於理或然然亦起於後世也

適子冠於阼以著代也醮於客位加有成也三加彌尊喻其志也冠而字之敬其名也

此言冠適子之義也酌而無酬酢曰醮客位在戸牖

之間南面適子之冠必於阼階在東序少北而近主位者父老而傳則適子為主所以著明代父之義也醮必於客位待之如賓加禮於有成之人也始加緇布冠再加皮弁三加爵弁以漸而彌尊所以曉喻之使充廣志意以稱彌尊之服也冠畢而賓字之以既成人故敬其名而不稱也案孔疏庶子冠於房戶外南面夏殷醮用酒每一加則一醮周用醴三加畢乃一醮於客位也朱子曰不醴而醮乃當時國俗不同

有如此如魯衛之幕有縿布紨有離合皆周禮自不同未必夏殷法也

委貌周道也章甫殷道也毋追夏后氏之道也周弁殷冔夏收三王共皮弁素積

此釋言三代三加之冠也委安也章明也毋發聲之辭追猶椎也弁謂爵弁弁言大也冔覆也收斂也皮弁以白鹿皮為之素白色積辟積謂疊幅也冠服不可不辨如始加之緇布冠其曰委貌者乃周之道言

所以安正容貌也曰章甫者乃殷之道言所以表正丈夫也曰毋追者乃夏后氏之道言似其椎樸之形制也三加之爵弁周則曰弁弁名出於槃是光大之義也殷則曰冔冔名出於幠是覆飾之義也夏則曰收收名取於歛髮是歛藏之義也三代之不相襲者如此至為再加之冠服冠則共用皮弁服則共用素布而辟積其要中以為裳此則三王不異也周氏謂曰委貌章甫冔收命以意毋追與弁命以形三代不

同者所以趨時三代共之者所以立本也蓋皮弁素積上古之服

無大夫冠禮而有其昏禮古者五十而后爵何大夫冠禮之有諸侯之有冠禮夏之末造也天子之元子士也天下無生而貴者也繼世以立諸侯象賢也以官爵人德之殺也死而謚今也古者生無爵死無謚

此言大夫諸侯天子無冠禮之義也末造猶言末世元子適長子也人生二十而冠乃無大夫冠禮而止

有其昏禮者何也古者五十服官政然後爵之為大夫當其冠時猶是士也而何大夫冠禮之有不惟大夫諸侯亦無冠禮其有冠禮者夏之末造所為非先王之舊也又豈惟諸侯雖天子之元子亦無冠禮蓋元子亦士也天下無生而即貴者必有德而後有位故其冠亦但用士禮也天子之元子既然即諸侯之世子可知繼世而立為諸侯以其能法前人之賢也不賢則不得立故其冠亦用士禮也諸侯之世子既

然即大夫之適子可知古以官爵人有上大夫中大夫下大夫之差皆視其德之大小而為隆殺故士之死而有謚乃今世之失禮也古者生無大夫之爵則死不得為謚葢謚視乎爵而爵視乎德方冠而德猶未成所以亦用士禮也案家語孔子曰公四加玄冕王肅注天子五加衮冕大戴禮天子諸侯皆四加朱子則謂當是諸侯三加玄冕天子三加衮冕孔疏云天子諸侯十二而冠據左氏傳一星終之說他無所

考

禮之所尊尊其義也失其義陳其數祝史之事也故其數可陳也其義難知也知其義而敬守之天子之所以治天下也

此因冠禮而推言之以明禮以義為重也先王制禮有本有文禮之所以尊者尊其義也若失其義而但陳玉帛俎豆厚薄之數是祝史之事也故其數之在外者可陳也其義之在內者難知也如能知其義而

敬守之則推己及物即天子之所以治天下也朱子
曰此蓋秦火以前典籍備具之時之語然非得其數
則其義亦不可得而知矣況今亡逸之餘數之存者
不能什一尤不可以為祝史之事而忽之也案朱子
此言與論易理必根於象數相似皆極至之論
天地合而后萬物興焉夫昏禮萬世之始也取於異姓
所以附遠厚別也幣必誠辭無不腆告之以直信信事
人也信婦德也壹與之齊終身不改故夫死不嫁

此章總明昏禮而先言取異姓及幣辭之義也附託厚重腆善也禮之重昏姻也觀於天氣下降地氣上行兩者合而後萬物興則夫婦之道可知已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是昏禮乃萬世之始也其取必於異姓所以附於遠嫌而厚其有別也用幣必誠致辭不言不腆而惟示之以直信信所以事人而為婦德也始昏之時共牢而食壹與之同其尊卑則終身從之不可復改而他適矣故夫死不嫁此直信之義也蓋婦

人以身事人者也事人必以信故體信以爲德而後可以事人詩曰婦有長舌維厲之階言無信也易曰婦人貞吉從一而終言不改也

男子親迎男先於女剛柔之義也天先乎地君先乎臣其義一也執摯以相見敬章别也男女有别然後父子親父子親然後義生義生然後禮作禮作然後萬物安無别無義禽獸之道也

此言親迎奠鴈之義也先者倡導之也昏禮之重而

男子必親迎焉者是男倡於女男陽剛以倡爲義女陰柔以從爲義也推之天知始而地代終之君出令而臣致行之其爲剛柔之義一也必奠鴈以爲摯者以敬明别而不敢褻也男女有别然後倫理明恩義篤而父子以親父子親則親疏上下各得其宜而義生義生則經曲隆殺皆有節文而禮作禮作則分定情和而萬物安矣若無别無義是禽獸之道也而豈所以爲禮乎案易之義以陽先陰不以陰先陽是故

男下女而為咸女感男而為蠱推之泰否損益莫不皆然記禮者此言可謂見其大矣

壻親御授綏親之也親之也者親之也敬而親之先王之所以得天下也出乎大門而先男帥女女從男夫婦之義由此始也婦人從人者也幼從父兄嫁從夫夫死從子夫也者夫也夫也者以知帥人者也

此言親御授綏及男先女後之義也大門女家之門夫婦之道敬以明别而亦親以明愛故親迎之後婦

升車壻親御而授以綏者躬親之也必躬親之者乃所以致其親愛之意也既敬而又親之則仁義兩盡即先王之所以得天下也出乎大門而壻車在先是男帥女女從男夫婦倡隨之義實由此始蓋婦人以順為正從人者也是以有從父兄從夫從子三從之義而夫也者何也所以明乎丈夫之道也丈夫也者謂其能以才知帥人者也則先後之序其不容紊也決矣

玄冕齊戒鬼神陰陽也將以為社稷主為先祖後而可以不致敬乎

此言玄冕齊戒之義也陰陽謂夫婦昏禮之行必玄冕親迎而且先致其齊戒夫玄冕齊戒乃事鬼神之道也而施之陰陽之配者蓋以主婦助社稷之祭傳世為先祖之後其義綦重而不可以不致敬也案孔疏士昏禮用爵弁是士服之上者則天子以下皆用上服以五冕色俱玄故總稱玄冕

共牢而食同尊卑也故婦人無爵從夫之爵坐以夫之齒器用陶匏尚禮然也三王作牢用陶匏厥明婦盥饋舅姑卒食婦餕餘私之也舅姑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授之室也昏禮不用樂幽陰之義也樂陽氣也昏禮不賀人之序也

此歷舉昏禮而釋其義也牢俎也盥饋盥潔而饋食也私恩也昏禮之成夫與婦共牢而食一牲者以與夫齊體同其尊卑也故婦人無爵惟從夫之爵其坐

則以夫之齒盛酒酌酒器用陶匏者貴尚古禮之自然也大古無共牢之禮三王作之而仍用陶匏重夫婦之始也昏之明日婦盥而饋特豚於舅姑舅姑食畢而賜婦餕餘以其來而嗣我宗祀故賜之食以致親愛之意也舅姑降自賓階婦降自主人之階示授之室而為主也昏禮不用樂者以思嗣親於幽陰而感傷也樂為陽氣故不用也昏禮不稱賀者子以代父婦以代姑乃相承之序而有所不忍也陳氏祥道

曰周官大司徒以陰禮教親則民不怨昏禮其陰禮

與

有虞氏之祭也尚用氣血腥爓祭用氣也殷人尚聲臭味未成滌蕩其聲樂三闋然後出迎牲聲音之號所以詔告於天地之閒也周人尚臭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於淵泉灌以圭璋用玉氣也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蕭合黍稷臭陽達於墻屋故既奠然後焫蕭合羶薌凡祭慎諸此

此言歷代祭禮之所尚也滌蕩宣播之意臭者氣之總名灌灌地以降神也鬯秬黍酒也鬱香草也合和也蕭香蒿也焫燒也羶當為馨香即黍稷也天子諸侯廟祭之禮代有異尚而誠敬則同如有虞氏之祭也尚用氣初以血詔神於室次薦腥若燗於堂皆未熟而用氣也殷人之祭則尚聲當臭味之未成必先宣播其音樂之聲及三闋然後出廟門外而迎牲蓋鬼神陰陽同一合散聲之號呼所以詔告於天地之

間庶幾聞之而來格來饗也周人之祭則尚臭故灌地以鬯臭必先擣鬱汁以合鬯是用臭氣求陰而下達於淵泉也其酌灌以瓚而瓚以圭璋為柄是又用玉潔潤之氣也既灌而後迎牲所以致陰氣也以蕭染脂合黍稷而燒之是用臭氣求陽而上達於墻屋也故既奠灌爵以依神然後焫蕭而合羶香凡祭未有不慎於此者陸氏佃曰味口事也氣目事也聲耳事也臭鼻事也

魂氣歸於天形魄歸于地故祭求諸陰陽之義也殷人先求諸陽周人先求諸陰詔祝於室坐尸於堂用牲於庭升首於室直祭祝于主索祭祝于祊不知神之所在於彼乎於此乎或諸遠人乎祭于祊尚曰求諸遠者與此申言求神之義也直祭正祭也主神主也祊有二一於正祭之後又祭於廟門內一於祭之明日又祭於廟門外也彼此指室堂而言人之生也受氣於天受形於地故死則魂氣歸於天形魄歸於地祭也者

求魂魄於陰陽之義也惟殷人先求諸陽故迎牲而
先作樂惟周人先求諸陰故先灌而後迎牲至於所
以求之則有不止於一處而已者當朝事之時祝取
牲膟膋燎於爐炭而入以告神是詔祝於室也灌鬯
以後尸坐戶西南面是坐尸於堂也於是乎納牲而
殺之於庭而制祭之後升牲首於室薦熟而為正祭
則祝於神主至祭之日以及明日而索祭又求於廟
門者以不知神之所在或於彼乎或於此乎或諸遠

於人乎祭於祊則庶幾曰求諸遠者與案詔祝於室時灌事畢而朝事始矣祭以孰為正則血腥之屬盡敬心焉爾

祊之為言倞也肵之為言敬也富也者福也首也者直也相饗之也嘏長也大也尸陳也毛血告幽全之物也告幽全之物者貴純之道也血祭盛氣也祭肺肝心貴氣主也祭黍稷加肺祭齊加明水報陰也取膟膋燔燎升首報陽也明水涚齊貴新也凡涚新之也其謂之明

水也由主人之潔著此水也

此承上而雜釋祭禮之義也倞遠也鄭氏曰索也齊五齊明水取於月者脾膋腸間脂也燔燔之火取於日者涚猶清也泲漉五齊而使之清故云涚齊廟祭求神既無不致其誠矣而一事一物皆有義存焉如祭之有祊祊之為言求神於遠而為倞也正祭之時為尸設肵俎肵之為言加敬於尸而為敬也人君嘏辭有富是富也者福也升牲首與神坐相直是首也

者直也祝以詔侑於尸而為相欲其饗此饌也尸使祝致辭於主人而為嘏取其長久也廣大也尸也者所以事神而陳其象也殺牲先薦毛血血在内是告其幽毛在外是告其全也所以告幽全之物者貴其表裏皆善之道也物以血氣生而血由氣滋血祭所以表其氣之盛也祭用肺肝心三者為氣之所舍貴氣主也尸當綏祭以黍稷加肺正祭以五齊加明水所以報陰也取膟膋燔燎與升首所以報陽也設明

水及浣齊貴其新潔也凡浣皆泲漉而新之謂之明水着由主人使之潔淨而明著也陸氏佃曰祭祀所貴者亦曰純與新而已内外如一純也始終如一新也由主人之潔著此水言茍主人不蠲雖取日月之氣不得爲明故曰是誠在我者也

君再拜稽首肉袒親割敬之至也敬之至也服也拜服也稽首服之甚也肉袒服之盡也祭稱孝孫孝子以其義稱也稱曾孫某謂國家也祭祀之相主人自致其敬

盡其嘉而無與讓也

此言祭祀之儀文而明其為自盡之意也祭當朝踐時君已鞠躬再拜又稽首至地當饋食時又肉袒親割此敬之至也敬之至者以其心之服順乎親也拜也者服也稽首則服之甚也肉袒則服之盡也祝辭於祖稱孝孫於父稱孝子義起於祭也於曾祖以上稱曾孫某者義起於國家也祭之有相侶詔尸威儀侑尸飲食而不復告以讓者以主人自致其誠敬盡

其嘉善而無所與讓也庾氏蔚之曰賓主之禮相告以揖讓之節祭祀之禮則是主人自致其敬盡其善故詔侑尸者不告尸以讓是其無所與讓也案稱曾孫某如周頌祀文王而曰曾孫篤之

腥肆爓腍祭豈知神之所饗也主人自盡其敬而已矣

舉斝角詔妥尸古者尸無事則立有事而后坐也尸神象也祝將命也

此亦雜舉祭祀之儀物而釋之也肆讀曰剔治肉也

脍熟也斝與角皆爵名妥安坐也祭禮或進腥體或進解剔或進湯沈或進煮熟所以用是腥肆爓脍而祭者非真知神之果何所享也主人亦自盡其敬而已矣祭之必盡物者以此也尸始即席舉斝角祝告主人拜尸以妥其坐者古立尸而卒祭有飲食之事而后坐故拜以安之也尸為神象而祝以將命祭之重尸祝者以此也

縮酌用茅明酌也醆酒涗于清汁獻涗于醆酒猶明清

與醆酒于舊澤之酒也

此言泲酒之事也縮泲也泲去其滓也酌斟酌謂行酒也明酌者事酒之上也其色清明故謂之明酌醆酒盎齊也涚亦泲也清謂清酒也獻鄭讀為莎今如字汁獻即鬱齊也汁言其物獻言其事澤讀為醳舊醳之酒謂昔酒也醴齊乃酒之濁者必泲之而後可酌故用茅承藉而泲之先用明酌以和之也醆酒差清欲泲之則先和以清酒不用茅也汁獻有香氣欲

泲之則先和以醆酒不用明酌也夫齊豈不同所和亦異皆泲酒之法當然若今時明酌清酒與醆酒泲之以舊醳之酒也葢三酒之泲乃古者天子諸侯之禮因後世已不能知故就所知而曉之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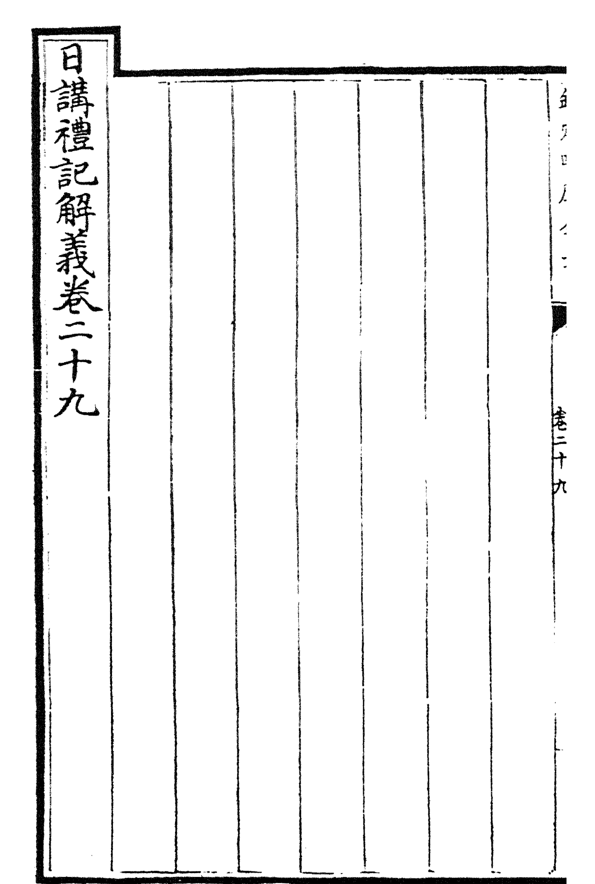
祭有祈焉有報焉有由辟焉

此言祭禮之大凡也由用也辟除也鄭注辟讀為弭先王制為祭禮有求於神而祈焉有荅於神而報焉有禱於神而由辟焉皆所以為民也方氏慤曰祈者

若噫嘻祈穀於上帝載芟之祈社稷是也報者若豐年之秋冬報艮耜之秋報社稷是也辟者若月令之磔攘開氷而用桃弧棘矢以辟去不祥之類是也

齊之玄也以陰幽思也故君子三日齊必見其所祭者此言齊用玄服之義也將祭而齊衣冠皆用玄者所以致其陰幽之思也葢鬼神為陰幽之義而玄為陰幽之色惟思之之至而鬼神將通之故君子三日致齊必見其所祭者陸氏佃曰此篇始言貴誠之意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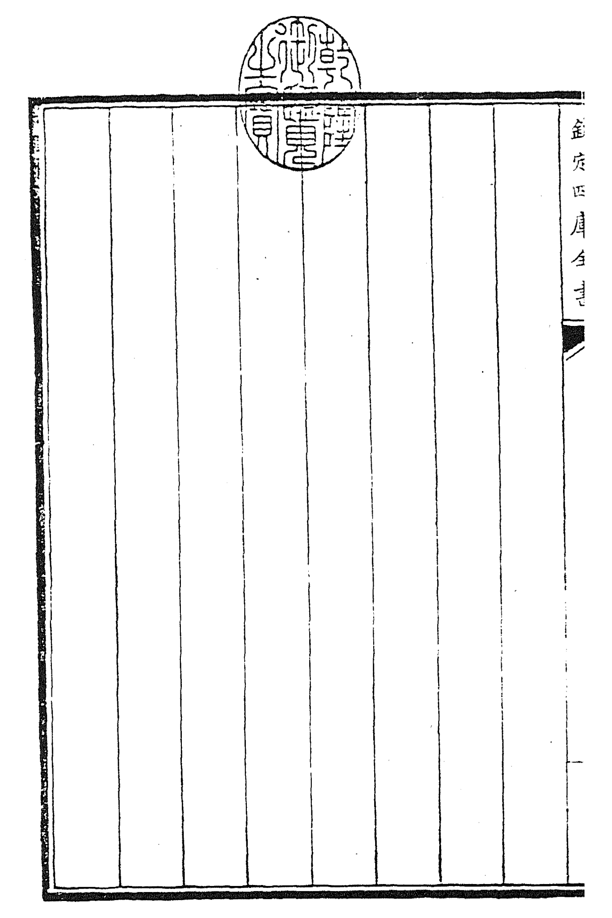
以齊終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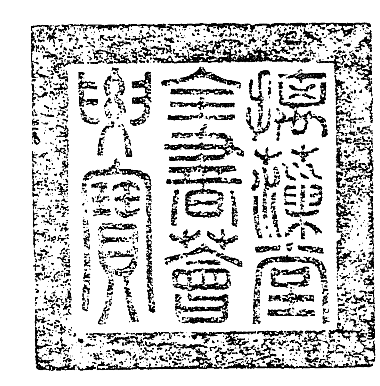


日講禮記解義卷二十九

謹案卷二十八第十五頁後一行今乃於市內西

方刊本西訛亞今改


欽定四庫全書



覆校官編修臣方煒

校對官檢討臣郭寅

謄録監生臣費雲開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日講禮記解義卷三十至三十二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千三百二十八 經部

日講禮記解義卷三十

內則

則法也䟽謂閨門之內軌儀可則故名朱子曰此古學校教民之書蓋古經也

后王命冢宰降德于衆兆民

此言內則之所由始蓋一篇之綱也后王謂天子降下也冢宰六卿之長德謂德教推所得以為教也萬

億曰兆后王繼天立極作君作師既能脩身齊家端其則於上矣乃命冢宰降德教於衆兆民俾皆傚而法之焉案教民雖司徒之分職而冢宰無所不統降德云者教化本於躬行也

子事父母雞初鳴咸盥漱櫛縰笄總拂髦冠緌纓端韠紳搢笏

此言子事父母當夙興而具冠服也盥洗手漱滌口

櫛梳也縰以黑繒韜髮作髻也笄横插之以固髻也

總亦以繒束髮本而垂餘於髻後為飾也髦用髮為之象幼時翦髮為鬌形也拂振塵也纓者結於項下以固冠緌者其餘之下垂者也端玄端服韠蔽膝也以韋為之紳大帶之垂者搢插也德莫先於孝子之事父母也當雞初鳴皆盥手漱口遂櫛理其髮以縰韜髮作髻固之以笄而以總束之然後拂去髦上之塵著冠而垂其緌結其纓被服玄端著韠垂紳而插笏於帶中蓋夙興脩潔以自謹其冠服者如此

左右佩用左佩紛帨刀礪小觿金燧右佩玦捍管遰大觿木燧偪屨著綦

此言人子之所佩及足飾也紛帨皆巾名礪礪石也觿狀如錐象骨為之玦著於右手大指以鉤弦而開弓體也捍亦名拾韝左臂而收拾衣袖以利弦也管謂筆彄遰刀室也偪邪幅也纏足至膝以自偪束者亦謂之行縢屨鞋也著猶施也綦鞋口帶也人子冠服既具而身之左右又當佩物以備尊者使令之用

左之所佩者六拭器有紛拭手有帨割物有刀礱刀有礪解小結有小觿晴而取火於日中有金燧右之所佩者六開弓有玦韝臂有捍貯筆有管納刀有遰解大結有大觿陰而鑽火於木中有木燧蓋物之小者佩於左大者佩於右以右之用力便也又以帛幅邪纒而偪束其脛於是納屨而施綦以旋繫之則可以慎步趨而效奔走矣案君子無故玉不去身此言佩綦詳而不及玉者方氏慤曰左右皆事佩也故言

用與德佩異矣

婦事舅姑如事父母雞初鳴咸盥漱櫛縰笄總衣紳左佩紛帨刀礪小觿金燧右佩箴管線纊施縏袠大觿木燧衿纓綦屨

此言婦事舅姑者之服佩也夫之父曰舅母曰姑笄亦名簪衣紳玄端綃衣之上加紳帶士妻服也箴管箴在管中線縷纊絮也縏小囊也袠刺也以針刺袠而為縏囊所以貯箴管線纊者衿猶結也纓以佩容

臭綦屨以綦約屨也婦所以佐夫故事舅姑一如事
父母當雞初鳴亦咸盥漱櫛縰笄總而於衣之上加
以紳帶左之所佩者亦為紛帨刀礪小觿金燧右之
所佩者則為箴管線纊而施以鞶袠餘亦為大觿木
燧其衿纓則異而綦屨則同婦之謹其服佩者又如
此案古者男婦之笄皆有二其短者所以固髻此經
笄總是也其長者男子以固冠士冠禮爵弁笄皮弁
笄是也婦人以固被詩副笄六珈是也

以適父母舅姑之所及所下氣怡聲問衣燠寒疾痛苛癢而敬抑搔之出入則或先或後而敬扶持之進盥少者奉槃長者奉水請沃盥盥卒授巾問所欲而敬進之柔色以溫之饘酏酒醴芼羹菽麥蕡稻黍粱秫唯所欲棗栗飴蜜以甘之堇荁枌榆免薧滫瀡以滑之脂膏以膏之父母舅姑必嘗之而后退

此言子婦問安視膳之禮也苛疥也奉水者水在器奉以實於槃也溫承藉也謂以和順之色承藉尊者

之意若藻藉之承玉然饘厚粥酏薄粥芼羹以菜雜
肉為羹蕡大麻子秫黏稷也飴餳也堇菜名荁似堇
而葉大枌似榆而色白免新鮮者薨乾陳者堇荁枌
榆四物或用新或用舊也米泔曰滫滫滑曰瀡凝者
為脂釋者為膏甘之滑之膏之皆謂調和飲食之味
也子婦之服佩既具於是同適父母舅姑之寢室既
至則低下其氣怡悅其聲問衣之燠則減之寒則加
之有疾痛與苛癢則敬抑按而搔摩之出入則或導

於先或隨於後而敬扶持之進盥則少者奉槃長者奉水而請沃水以盥盥卒則授巾問所欲食者而敬進之更和柔其色以承之如饘酏酒醴芼羹菽麥蕡稻黍粱秫唯尊者之所欲又用棗栗飴蜜以甘之堇荁枌榆免薧滫瀡以滑之脂膏以膏之必也父母舅姑既嘗之而後敢退蓋唯恐不得其欲也陳氏澔曰此篇所記飲食珍羞諸物古今異制風土異宜不能盡曉然亦可見古人察物之精用物之詳也

男女未冠笄者雞初鳴咸盥漱櫛縰拂髦總角衿纓皆佩容臭昧爽而朝問何食飲矣若已食則退若未食則佐長者視具

此言未冠笄者事親之禮也容臭香物可助為容飾者佩之恐穢氣觸尊者也昧晦爽明也謂欲明未明之時凡男未冠女未笄者於雞初鳴咸盥漱櫛縰拂髦而總髮為角施衿纓佩容臭及昧爽而朝問於親曰何食飲矣若已食則退未食則助長者視膳具不

敢即退也黄氏曰此言男女少者事父母之禮雖視長者為略然其意亦已至矣

凡內外雞初鳴咸盥漱衣服斂枕簟灑埽室堂及庭布席各從其事孺子蚤寢晏起唯所欲食無時

此言一家之中侍奉尊者之禮也灑埽灑水斂塵而埽去之也凡一家內外如僕妾之屬於雞初鳴咸盥漱衣服斂尊者之枕簟灑埽其室自堂及庭設席以待行事各務其所當為而無敢懈者唯孺子則蚤寢

晏起隨其所欲食無時焉以弱而未勝節制優養之
亦以體親志也
由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宫昧爽而朝慈以旨甘日出而
退各從其事日入而夕慈以旨甘
此言貴者事親之禮也朝見曰朝夕見曰夕慈愛也
以甘旨之味致其愛親之意也由命士以上公卿大
夫之屬父子雖同居而皆異宫以崇敬也當其昧爽
而朝則慈以旨甘日出而退各治其事日入而夕又

慈以旨甘蓋貴者之為養使無旨甘以達其慈則㫁異於無禄也程子曰異室猶今有逐位非如異居也張子曰古者有東宫西宫南宫北宫異宫而同財此禮亦可行古人慮遠目下雖似相疏其實如此乃能久相親蓋命士以上禄厚而人衆勢不能以齊一所謂以異而得同者此也

父母舅姑將坐奉席請何鄉將衽長者奉席請何趾少者執牀與坐御者舉几斂席與簟縣衾篋枕斂簟而襡

之

此言侍奉尊者臥起之禮也坐席曰坐臥席曰衽將坐奉席亦長者奉之也牀謂安坐之牀几所憑以為安者父母舅姑將坐則先奉坐席而鋪必請問面向何方將臥則長者奉臥席而鋪必請問足向何趾臥而起則少者執牀以與之坐御者舉几以與之憑而於席與簟則收斂之衾則束而縣之枕則以篋貯之簟則既斂而又以襡韜之蓋坐寢唯時少長有禮無

不敬也案鄭注將衽謂更卧處則將坐亦非常坐也

若居主奥則東向寢恒東首則西趾不待請也

父母舅姑之衣衾簟席枕几不傳杖屨祗敬之勿敢近

敦牟卮匜非餕莫敢用與恒食飲非餕莫之敢飲食

此言子婦於尊者之所服用飲食而致其謹也傳移

也近偪也敦牟皆盛黍稷之器卮酒器匜以盛水為

沃盥之器與猶及也子婦於父母舅姑之衣衾簟席

枕几置之有常處不得輕為移置杖屨為服御所重

則祇敬之而勿敢偪近敦年㞟也非餕其餘莫敢擅
用及常所食飲非餕其餘莫敢擅爲飲食凡所以養
其孝心者如此
父母在朝夕恒食子婦佐餕既食恒餕父沒母存冢子
御食羣子婦佐餕如初旨甘柔滑孺子餕
此言子婦餕餘之禮也佐勸食也既盡也父母俱在
朝夕恒食子婦必勸勉而後餕其餘然所盡食者亦
唯恒餕而旨甘柔滑不與焉若父沒母存冢子侍食

羣子婦皆佐餕如父在之時旨甘柔滑則孺子餕案婦人無專制既嫁從夫故共牢而食夫死從子故長子御食也

在父母舅姑之所有命之應唯敬對進退周旋慎齊升降出入揖遊不敢噦噫嚏咳欠伸跛倚睇視不敢唾洟寒不敢襲癢不敢搔不有敬事不敢袒裼不涉不撅褻衣衾不見裏

此言子婦在尊者之前敬畏之法也唯應之速也舉

手為容曰揖舉足行步曰遊噦嘔逆聲噫憶所謂噫氣
嚏鼽嚏咳嗽聲欠伸見曲禮跛倚見禮器傾視曰睇
口出曰唾鼻出曰洟敬事如習射之類撅揭衣也子
婦在父母舅姑之所如有命則應之以唯而敬以為
對進退周旋必謹慎齊莊凡升降出入揖遊不敢以
噦噫嚏咳與夫欠伸跛倚睇視亦不敢以唾洟雖寒
不敢襲雖癢不敢搔不有敬事雖勞倦不敢袒裼不
因涉水雖當暑不敢揭衣近身之衣衾不敢見其裏

此無一非敬身之事即無一非敬親之事禮所為必謹於纖悉也

父母唾洟不見冠帶垢和灰請漱衣裳垢和灰請澣衣裳綻裂紉箴請補綴五日則燂湯請浴三日具沐其間面垢燂潘請靧足垢燂湯請洗少事長賤事貴共帥時

此言及尊者之漱澣沐浴而幷明少與賤者之禮也綻猶解也以線貫箴為紉燂溫也潘淅米汁也洗身曰浴洗頭曰沐洗面曰靧帥循時是也人子於親前

唾洟固所不敢至為父母之唾洟則又刷去之而不使見以其為人情所不欲見也若冠帶有垢則和灰湯而請漱衣裳有垢則和灰湯而請澣或衣裳有綻裂則紉箴請補綴每五日則燂湯請浴三日則具沐五日三日之閒面垢則燂潘請靧足垢則燂湯請洗凡以致安潔也夫人子之事親既盡其敬又盡其愛若此少之事長賤之事貴皆當循是禮而行之輔氏廣曰請澣漱請補綴請則容有不許然必先備灰與

箴而後請敬之至也

男不言内女不言外非祭非喪不相授器其相授則女受以篚其無篚則皆坐奠之而后取之外内不共井不共湢浴不通寢席不通乞假男女不通衣裳内言不出外言不入男子入内不嘯不指夜行以燭無燭則止女子出門必擁蔽其面夜行以燭無燭則止道路男子由右女子由左

此言男女有别之事也坐跪也奠置地也湢浴室也

嘯蹙口出聲也擁障也男正位乎外不當於外而言
內庭之事女正位乎內不當於內而言梱外之事非
祭時之嚴肅喪時之急遽則不相授器或不得已而
相授則女當受之以篚如無篚則男女皆跪俟授者
置諸地而後就地以取之不相親也外與內不共井
而汲不共湢而浴不通坐臥之寢席不通緩急之乞
假男與女不通上下之衣裳內言不出而交於外外
言不入而交於內若男子入內則不嘯不指而聲容

必肅夜行必以燭無燭則寧止女子出門必障蔽其面而不使人窺夜行必以燭無燭則寧止在道路則男子由右女子由左盖先王制禮節性坊淫而尤嚴於男女之辨凡以肅倫紀而端風化莫有切於此也

子婦孝者敬者父母舅姑之命勿逆勿怠若飲食之雖不耆必嘗而待加之衣服雖不欲必服而待加之事人代之已雖弗欲姑與之而姑使之而后復之

此言子婦當篤於孝敬也使猶教也子之孝敬者父

母必愛之婦之孝敬者舅姑必愛之然不可恃愛而生慢也必於父母舅姑之命勿逆勿怠而謹承焉如飲食之雖非所嗜必嘗以待命加之衣服雖非所欲必服以待命任之以事而又使人代為已雖不欲姑且與之慮其為之不善則且教之果不能而后已復為焉可也夫委曲以將其孝敬若此此勿逆勿怠之實矣

子婦有勤勞之事雖甚愛之姑縱之而寧數休之子婦

未孝未敬勿庸疾怨姑教之若不可教而后怒之不可怒子放婦出而不表禮焉

此言父母舅姑慈愛之道也庸用也疾惡也怒譴責也表猶明也子婦若有勤勞之事雖甚愛之不可以愛故而勿勞也且縱使為之而寧數休息之若子婦未孝未敬亦勿用驟加疾怨且委曲教之必不可教而后怒以懲誡之至於怒而不改則放其子出其婦不為過矣然猶為之回護而不明禮以著其罪者示

不終絕也案不表禮一說以不表著放出之禮而言

如告之宗廟告之族黨鄰里而曰是不足以承家則

子婦無自新之路矣不如是者尚冀其悔而可復也

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諫若不入起敬起孝說

則復諫不說與其得罪於鄉黨州閭寧孰諫父母怒不

說而撻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

此言人子諫親之禮也起猶更也孰諫純熟殷勤而

諫也人子於父母固當曲意以順承矣不幸而父母

有過則從命非孝而又有不敢顯諍以拂親之失者故必下氣怡色柔聲以諫庶幾婉順不迫可冀父母之我從也如此而不從則起敬起孝以感動之俟其說而復諫不以不入而遂已也若又不說與其畏懼不諫而使父母得罪於鄉黨州閭寧可孰諫而取怒於父母此即怒而至於撻之流血可謂勞矣然終不敢疾怨益起敬起孝以感動之而始終欲喻親於道也

父母有婢子若庶子庶孫甚愛之雖父母沒沒身敬之不衰子有二妾父母愛一人焉子愛一人焉由衣服飲食由執事毋敢視父母所愛雖父母沒不衰子甚宜其妻父母不說出子不宜其妻父母曰是善事我子行夫婦之禮焉沒身不衰

此言人子之用情當曲體乎親心也若及也或也由自也視比也宜猶善也出謂出其妻人子當以父母之心為心如父母有婢之所生為婢子及庶母所生

為庶子庶子之所生為庶孫而既甚愛之則子必仰
體親心不唯敬之於父母之存日而已雖父母没而
必終身敬之不衰如子有二妾父母愛其一子愛其
一自衣服飲食之豐儉自執事之勞逸子之所愛無
一敢以比於父母之所愛者雖父母没而亦不衰如
子雖甚宜於其妻而或致父母之不說則在所當出
子雖不宜於其妻苟父母而以為善事我則子仍行
夫婦之禮焉而没身不衰蓋子之身父母之身也子

之心父母之心也於父母之所愛亦愛之至於犬馬盡然而況於人乎自非知有親而不知有己者未足與於此也

父母雖沒將為善思貽父母令名必果將為不善思貽父母羞辱必不果

此言人子成親之善也子以誠身為孝行己之善否吾親之榮辱關焉不可以父母既沒而不思也如將為善而未果誠思由我之善而得貽父母以令名必

有斷然而爲之者矣將爲不善而未果誠思由我之不善而至貽父母以羞辱必有斷然而不爲者矣易曰有子考无咎詩曰無忝爾所生而曾子亦曰父母既沒當謹行其身不遺父母惡名可謂能終矣皆此意也

舅沒則姑老冢婦所祭祀賓客每事必請於姑介婦請於冢婦舅姑使冢婦毋怠不友無禮於介婦舅姑若使介婦毋敢敵耦於冢婦不敢並行不敢並命不敢並坐

此言冢婦及介婦之禮也老謂傳家事於長婦也每事祭祀賓客中之條件也介婦衆婦也王氏曰友當作敢項氏安世曰友如字怠也不友也無禮也皆以毋字統之不友謂煩虐之無禮謂靡叱之命使令也子治外而婦治内故舅既没則夫死從子姑老而傳家事於冢婦矣如有祭祀賓客之大禮冢婦仍必請命於姑介婦則請於冢婦舅姑若使冢婦當服勤毋怠不敢恃長而不友無禮於介婦舅姑若使介婦當

自任其勞毋敢忘分而欲敵耦於冡婦隨行而不敢並行請命而不敢並命降坐而不敢並坐如此則娣姒之際誼正情和一如兄友弟恭之各盡其分也將所以順乎親者必由於是矣

凡婦不命適私室不敢退婦將有事大小必請於舅姑子婦無私貨無私畜無私器不敢私假不敢私與

此言婦之不敢自専而又合子婦以明其無私也凡婦通冡婦介婦而言私室婦室也有事私事也凡為

婦者侍舅姑之側若不命其歸私室則不敢自退將有所事無論大小必請命而後行盖家事統於一尊

故子婦無私藏之貨財無私養之牲畜無私置之器物不敢私為借貸不敢私為餽遺以明有統也

婦或賜之飲食衣服布帛佩帨茝蘭則受而獻諸舅姑舅姑受之則喜如新受賜若反賜之則辭不得命如更受賜藏以待乏婦若有私親兄弟將與之則必復請其故賜而后與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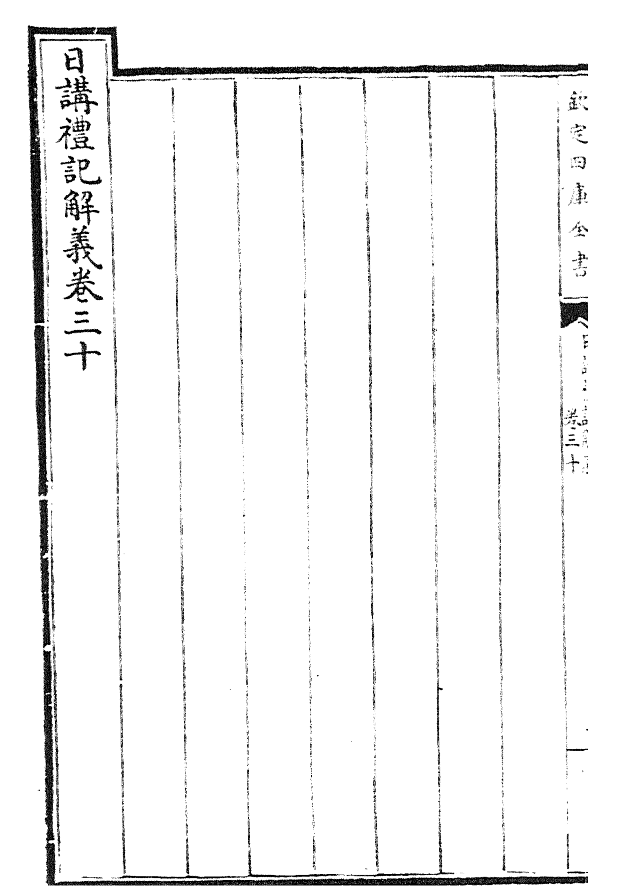
此言婦於私親不敢私受而私與也佩帨佩如箴線之類茝蘭皆香草新猶初也故賜即鄉所藏者或平日舅姑所賜也婦或有私親兄弟賜之以飲食衣服布帛與夫佩帨茝蘭則雖受而亦不敢私必以獻於舅姑舅姑若受之則喜如初受賜者然或不受而反以賜之則辭辭不見許則如更受賜者然然猶不敢自用必藏以待舅姑之空乏而復獻之婦若將與私親兄弟亦必復請其故賜待舅姑有命而後敢與之

方氏慤曰獻諸舅姑者不敢私受故也請其故賜而後與者不敢私與故也

適子庶子祇事宗子宗婦雖貴富不敢以貴富入宗子之家雖衆車徒舍於外以寡約入子弟猶歸器衣服裘衾車馬則必獻其上而后敢服用其次也若非所獻則不敢以入於宗子之門不敢以貴富加於父兄宗族若富則具二牲獻其賢者於宗子夫婦皆齊而宗敬焉終事而后敢私祭

此言敬大宗之禮也適子謂父與祖之適子是小宗也庶子謂適子之弟宗子謂大宗子猶若也歸猶賜也賢善也古者大宗百世不遷族之適子庶子皆宜敬事宗子宗婦雖仕而貴且富亦不敢以貴富入宗子之家車徒雖衆必止於門外而以寡約入若有功德受君器用衣服裘衾車馬之賜必獻其上等者於宗子而自服用其次者若非宗子所當用而不可獻則己亦不敢服用以入宗子之門所以然者凡於父

兄宗族皆不敢以貴富加之況所祇事之宗子乎若
富而有祿則每祭必具二牲擇其善者以獻於宗子
宗子祭時小宗夫婦皆齊戒往助而致其尊敬既終
事而後敢以下牲私祭其祖禰焉案詩曰君之宗之
荀卿曰大夫士有常宗是故宗以收族而民不散其
有益於治道也大矣



日講禮記解義卷三十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千三百二十九 經部

日講禮記解義卷三十一

內則

飯黍稷稻粱白黍黃粱稰穛

此言諸飯之品也黍粱有黃白二種下云白黍則上黍是黃黍也下云黃粱則上粱是白粱也穛是斂縮之名以生穫故其物斂縮也人子以飲食爲奉養其制不可以不悉飯者食之本也其品凡六曰黍曰稷

曰稻曰粱黍粱別有二色曰白黍曰黃粱數者既熟而穫之則曰稰方生而穫之則曰穛而其可以為飯則一也孔氏曰此據諸侯之飯禮而言案玉藻諸侯朔食四簋黍稷稻粱天子乃加以麥苽而為六

膳膷臐膮醢牛炙醢牛胾醢牛膾羊炙羊胾醢豕炙醢豕胾芥醬魚膾雉兔鶉鷃

此言諸膳之品也具食曰膳膷為牛臛臐為羊臛膮為豕臛首一醢字衍炙肉曰炙肉之小者切肉曰胾

肉之大者醢肉醬膾腥肉也膳以佐飯其品凡二十曰臡曰膷曰臐曰膮曰牛炙此四豆為第一行曰醢曰牛胾曰醢曰牛膾此四豆為第二行曰羊炙曰羊胾曰醢曰豕炙此四豆為第三行曰醢曰豕胾曰芥醬曰魚膾此四豆為第四行共十六豆下大夫之禮也曰雉曰兎曰鶉曰鴽此四豆為第五行並前共二十豆則上大夫之禮也案公食大夫禮第一行四物最在於北陳之從西為始第二行四物從東為始第三行

從西為始第四行從東為始上大夫所加雉兔鶉鴽為第五行陳之又從西為始

飲重醴稻醴清糟黍醴清糟粱醴清糟或以酏為醴黍酏漿水醷濫

此言諸飲之品也重兼也酏粥也飲之品凡六一曰重醴以清糟相配而兼設之清是醴之已泲者糟是醴之未泲者或以稻為醴或以黍為醴或以粱為醴而皆清糟並設此之謂重醴也一曰酏醴以黍為粥

釀粥而爲醴也一曰漿醋水也一曰水煮酏爲之味薄而淡者也一曰醷梅漿也一曰濫以糗飯之屬和水也案此卽周禮漿人之六飲六飲一曰水二曰漿三曰醴重醴也四曰涼濫也五曰醫醷也六曰酏黍酏也有清有糟諸侯之禮天子專用清大夫以下用糟

酒清白羞糗餌粉酏

此言酒與諸羞之品也酏當作餈飲有六而莫重於

酒酒之品二曰清祭祀所用之清酒是也曰白有事而飲之事酒無事而飲之昔酒其色皆白者是也有酒又有羞羞之品四曰糗炒乾米麥也曰餌以水溲糗而合蒸之也曰粉豆屑也曰餈炊稻米為餅而糝豆粉於其上也案周禮羞籩之實糗餌粉餈此蓋用以酳尸者

食蝸醢而苽食雉羹麥食脯羹雞羹折稌犬羹兔羹和糝不蓼

此言進飯之各有所宜也食飯也蝸與螺同菰雕胡
即今之菰米也脯羹析脯為羹也稌稻也折稌細折
稻米為飯也蓼辛菜也諸侯燕食之禮有食以為主
即有羹以為輔而其味貴於相宜如以蝸醢進菰飯
則用雉羹進麥飯則用脯羹雞羹進折稌之飯則用
犬羹兎羹飯之品三羹之品五此五羹各以五味調
和以米屑為糝不須加蓼而分其氣也案蝸醢者醬
也乃食之主無時而不用故五羹俱承蝸醢而言

濡豚包苦實蓼濡雞醢醬實蓼濡魚卵醬實蓼濡鼈醢醬實蓼

此言烹調之法也濡讀曰胹謂烹煮之而以汁和也苦苦荼也卵讀曰鯤魚子也卵醬以魚子為醬也五羹皆不蓼而物又有宜蓼者如胹豚則包裹之以苦菜而於腹中實蓼胹雞則加醢醬而實蓼胹魚則加卵醬而實蓼胹鼈則加醢醬而實蓼蓋藉以制其氣之過或補其不及也

腶脩蚳醢脯羮兔醢麋膚魚醢魚膾芥醬麋腥醢醬桃諸梅諸卵鹽

此言配食之法也腶脩捶脯施薑桂也蚳蚍蜉子也膚切肉也麋腥生麋肉也諸菹也桃梅皆為菹藏之欲藏必令稍乾故周禮謂之乾藤卵鹽謂大鹽形如鳥卵者食腶脩者以蚳醢配之食脯羮者以兔醢配之食麋膚者以魚醢配之食魚膾者以芥醬配之食麋腥者以醢醬配之食桃諸梅諸者以卵鹽配之惟

其性味之宜也自醢醢至此凡二十有六物皆君燕所食吳氏澄曰麋腥之下醢醬皇氏分醢與醬為二物今案醢醬釋醢以為醬即肉醬也與卵醬芥醬為類謂二物者非

凡食齊視春時羮齊視夏時醬齊視秋時飲齊視冬時

此言四時食齊之法也食齊黍稷稌粱之類羮齊雉兎雞犬之類醬齊醯醢齏菹之類飲齊水漿醴涼之類齊劑同視比也人身通乎天地故善養生者必凖

以四時如食以養形宜於溫春則陽中而氣溫故四時之食齊皆視春時也羹以養精宜於熱夏則陽盛而氣熱故四時之羹齊皆視夏時也醬以養脈宜於涼秋則陰中而氣涼故四時之醬齊皆視秋時也飲以養陽宜於寒冬則陰盛而氣寒故四時之飲齊皆視冬時也

凡和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鹹調以滑甘

此言四時調和之法也凡滋味之和於春多酸助木

以養肝於夏多苦助火以養心於秋多辛助金以養肺於冬多鹹助水以養腎惟土味沖和故皆調以滑甘以養其脾也黄氏裳曰春多酸收發散也夏多苦堅解緩也秋多辛散收斂也冬多鹹輭堅栗也四味一多慮其不通焉滑所以調之慮其不和焉甘所以調之也此與經方春不食酸夏不食苦之類異者彼為少壯言故減其時味以殺盛氣此則以養老而宜於補病扶衰者言也

牛宜稌羊宜黍豕宜稷犬宜粱雁宜麥魚宜苽

此言食膳之各有所宜也牛宜於稌飯羊宜於黍飯豕宜於稷飯犬宜於粱飯雁宜於麥飯魚宜於苽飯以其氣味相成也此與上折稌犬羹兎羹麥食脯羹異者孔疏謂上是人君燕食以滋味為美此據尊者正食也

春宜羔豚膳膏薌夏宜腒鱐膳膏臊秋宜犢麛膳膏腥冬宜鮮羽膳膏羶

此言四時煎和膳食之法也羔豚羊豕之小者腒乾雉鱐乾魚犢小牛麛鹿子鮮生魚羽雁也春為物生之初以羊豕之小者為宜而煎以牛膏之薌夏為物盛之候以雉魚之乾者為宜而煎以犬膏之臊秋則時歛而物成以犢麛之充遂者為宜而煎以雞膏之腥冬則時退而物藏以魚雁之靜息者為宜而煎以羊膏之羶蓋因四時氣盛故以休廢者節之與上文春多酸云云各為一義

牛脩鹿脯田豕脯麋脯麕脯麋鹿田豕麕皆有軒雉兎

皆有芼爵鷃蜩范芝栭蔆椇棗栗榛柿瓜桃李梅杏楂

棃薑桂

此言人君燕食所加之庶羞也脩脵脩也析肉乾之曰脯藿葉切曰軒菜和曰芼麋鹿以下皆有軒獨不及牛者以牛唯可細切為膾不宜大切為軒也爵與雀同蜩蟬也范蜂蜜也芝栭一物或曰栭栗屬蔆芰也椇棃屬楂即今山查也人君正羞之外又有所加

之庶羞焉獸之屬凡十禽之屬凡三牛脩一鹿脯一田豕脯一麋脯一麕脯一麋鹿田豕麕又皆有軒雉一兎一皆有芼餘為爵一鷃一昆蟲之屬凡二蜩一范一果之屬凡十四芝栭一蔆一椇一棗一栗一榛一柹一瓜一桃一李一梅一杏一楂一梨一調和之草木二薑一桂一共三十有一物周禮王之膳羞用百二十品葢皆此類此章所記多君大夫之禮雖非士庶所得備然有可通用者則儲之以為養老之資

固子婦所以盡其孝敬也

大夫燕食有膾無脯有脯無膾士不貳羹胾庶人耆老不徒食

此言大夫以下燕食之法也燕食燕居之食徒空也燕食之禮大夫有膾則無脯有脯則無膾士於羹胾不得兼設示其節也唯庶人耆老則食必有肉而無所差殊所以優老也

膾春用蔥秋用芥豚春用韭秋用蓼脂用蔥膏用薤三

牲用蘝和用醯獸用梅

此言用物調和之宜也芥即芥醬三牲牛羊豕也蘝茱萸也用蘝若醯以和三牲用梅以和獸凡調和之物用各有宜以膾而言春用葱秋用芥以豚而言春用韭秋用蓼和脂用葱和膏用薤三牲體大而不能無毒則用蘝其和三牲則用醯和麋獸則用梅因時因物而殊用若此葱之氣達韭之氣温故宜春芥蓼性辛故宜秋脂之用葱膏之用薤春夏無分焉

鶉羹雞羹鴽釀之蓼魴鱮烝雛燒雉薌無蓼

此言禽魚調和之法也鴽鴾也釀切雜和之也薌謂香草若蘇荏之屬鶉可為羹雞可為羹鴽則不為羹而可以烝煮三者皆切蓼以雜和之魴鱮乃魚之弱者則用烝雛乃鳥之小者則用燒雉則或燒或烝或以為羹皆以薌草和之而無所用蓼也陸氏佃曰無蓼與不蓼異不蓼不必用蓼耳無蓼直無蓼也

不食雛鱉狼去腸狗去腎狸去正脊兔去尻狐去首豚

去腦魚去乙鼈去醜

此言物之不利於人者不食也雛鼈鼈伏乳者尻脽也脊梁盡處乙舊謂魚目旁有骨如篆乙之形能鯁人者據爾雅魚腸謂之乙其形屈曲如乙字也醜鼈竅也物之可以養人者有利亦或有害如介屬有鼈而雛者不食狼則去腸狗則去腎狸則去正脊兔則去尻狐則去首豚則去腦魚則去乙鼈則去醜去所當去而不概為食所以衛生而不至於傷生也

肉曰脫之魚曰作之棗曰新之栗曰撰之桃曰膽之柤梨曰攢之

此言諸物治擇之名也脫脫骨作削鱗也新拭之使新也撰選擇也膽拭去其毛使光滑如膽也攢攢看其蟲孔也動植之物可食者治擇亦有法焉肉須去骨則曰脫之魚須削鱗則曰作之棗有塵則曰新之栗有蟲則曰撰之桃有毛則曰膽之柤梨有蟲則曰攢之案爾雅瓜曰華之桃曰膽之棗李曰疐之樝梨

曰鑽之儀禮棗烝栗擇皆與此小異

牛夜鳴則庮羊泠毛而毳羶狗赤股而躁臊鳥皫色而

沙鳴貍豕望視而交睫腥馬黑脊而般臂漏

此言物之反常者不可食也庮臭如朽木也泠稀也

毳結也皫色變而無潤澤也沙嘶也沙鳴謂鳴而其

聲沙嘶者貍腐臭也腥讀為星肉中生小息肉如米

也般臂前脛毛斑也漏當依周禮作螻物之可食者

或反其常則不可以無辨牛勞於晝而息於夜若當

夜而鳴則其肉必腐羊毛本稀泠若毛端毳結則其肉必羶狗若股裏無毛而舉動狂躁則其肉必臊鳥若毛羽悴而不澤聲音嘶而悲酸者則其肉必鬱豕若昂首上視睫毛相交而生則其肉必腥馬若脊毛獨黑而臂毛有文則其肉必臭如螻蛄是皆不可食也

案此與周禮內饔職文同

雛尾不盈握弗食舒雁翠鵠鴞胖舒鳧翠雞肝雁腎鴇奥鹿胃

此廣言不可食之物也雞小鳥握手一握也舒雁鵞也翠尾肉也鵠鴞二鳥名胖脇側薄肉也舒鳬鴨也鶩類於雁鴨類於鳬皆為人所畜不能疾飛故曰舒雁舒鳬也鴇似雁而大無後趾奥脾肶也藏於深奥之處故曰奥雛本小鳥若尾不盈握則其形未成而不堪以食他若舒雁之翠鵠與鴞之胖舒鳬之翠雞之肝雁之腎鴇之奥鹿之胃亦皆所宜去也案舒雁翠以下不言弗食者蒙上為義

肉腥細者為膾大者為軒或曰麋鹿魚為菹麕為辟雞野豕為軒兔為宛脾切葱若薤實諸醯以柔之

此言諸食之制也辟雞宛脾皆菹類凡肉腥細縷切者為膾大片切者為軒或又謂牲體大者則大切牲體小者則小切如麋鹿與魚為菹麕為辟雞野豕為軒兔為宛脾凡此諸食皆用切葱若薤雜置諸醋中以柔之蓋肉之方切性尚堅韌浸漬而熟則柔軟矣

羮食自諸侯以下至於庶人無等大夫無秩膳大夫七

十而有閣天子之閣左達五右達五公侯伯於房中五大夫於閣三士於坫一

此言食禮之有同異也食飯也秩常也閣以板為之所以庋食物者達夾室也以由是而達於外故謂之達五者三牲之肉及魚腊三者豕魚腊也人之養生以食為主以羹為配是日用所常食也故自諸侯以下至於庶人但稱其有無而不預為之等至於膳則有等矣五十命為大夫未為甚老猶無常膳必待七

十而後有閣乃有常膳也唯天子養以天下體尊物備故其閣左夾室有五右夾室有五公侯伯則無夾室而即於一房之中為五閣大夫無嫌亦於夾室為閣而其數止三士雖七十不得為閣但於房為土坫以庋食也張氏怡曰上言大夫士燕食有無以肉食言此言無等以羹食二者言也崔氏靈恩曰宮室之制中央為正室左右為房房外有序序外有夾室

凡養老有虞氏以燕禮夏后氏以饗禮殷人以食禮周

人脩而兼用之凡五十養於鄉六十養於國七十養於學達於諸侯八十拜君命一坐再至瞽亦如之九十者使人受五十異粻六十宿肉七十貳膳八十常珍九十飲食不違寢膳飲從於遊可也六十歲制七十時制八十月制九十日脩唯絞紟衾冒死而后制五十始衰六十非肉不飽七十非帛不煖八十非人不煖九十雖得人不煖矣五十杖於家六十杖於鄉七十杖於國八十杖於朝九十者天子欲有問焉則就其室以珍從七十

不俟朝八十月告存九十日有秩五十不從力政六十不與服戎七十不與賔客之事八十齊喪之事弗及也五十而爵六十不親學七十致政凡自七十以上唯衰麻為喪凡三王養老皆引年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從政瞽亦如之凡父母在子雖老不坐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虞庠在國之西郊

有虞氏皇而祭深衣而養老夏后氏收而祭燕衣而養
老殷人冔而祭縞衣而養老周人冕而祭玄衣而養老
此章自凡父母在子雖老不坐二句外餘並見王制
陸氏佃曰王制主國故先言養國老於上庠後言凡
三王養老皆引年八十者一子不從政内則主家故
先言三王養老皆引年八十者一子不從政後言養
國老於上庠
曾子曰孝子之養老也樂其心不違其志樂其耳目安

其寢處以其飲食忠養之孝子之身終終身也者非終父母之身終其身也是故父母之所愛亦愛之父母之所敬亦敬之至於犬馬盡然而況於人乎

此因上陳養老之事遂言孝子養親之禮也老謂父母也記述曾子之言謂孝子之養老也非徒養口體而已必也無所事則樂其心有所欲則不違其志怡色柔聲以樂其耳目昏定晨省以安其寢處更以其飲食而盡心養之至於孝子之身終而後已焉夫所

謂終身也者非終竟父母之身乃直以終其身也是故父母雖沒而於所愛亦愛之於所敬亦敬之必沒身而不衰此即至於犬馬盡然而況父母所愛敬之人乎案養乃生事之禮而必終孝子之身者所謂大孝終身慕父母也

凡養老五帝憲三王有乞言五帝憲養氣體而不乞言有善則記之為惇史三王亦憲既養老而后乞言亦微其禮皆有惇史

此言五帝三王養老之禮也憲法乞求也惇史記惇厚之德以為史也微其禮者從容求之不敢偪迫也古之養老也在五帝則主於法其德行三王兼又有乞言之禮蓋五帝之時風氣初開但朝夕於老者以法其德奉養其氣息身體而不敢屑屑以乞言有善則記録之以為惇厚之史使衆人法則而已三王之時人文漸著雖亦未嘗不法其德但於既養之後又必乞言以為淑躬善世之資然其乞言也亦微約其

禮而不敢以偪切於老者惇厚之德皆記之以為惇史與五帝同是則養老之禮雖微有異而其為貴齒尚德則一也

淳熬煎醢加于陸稻上沃之以膏曰淳熬淳毋煎醢加于黍食上沃之以膏曰淳毋

此言淳熬淳毋之法也淳即沃也熬即煎也毋讀為模象也象淳熬而為之也養老之典其珍有八詳而列之有所謂淳熬者先以陸地之稻為飯上加煎醢

又恐味薄更沃之以膏使味相湛漬是沃之以膏為淳而煎醢即為熬故名之曰淳熬有所謂淳毋者先以黍為飯上加煎醢又沃之以膏黍與稻不同而制則悉如淳熬之法故名之曰淳毋此八珍之一之二也

炮取豚若將刲之刳之實棗於其腹中編萑以苴之塗之以謹塗炮之塗皆乾擘之濯手以摩之去其皽為稻粉糔溲之以為酏以付豚煎諸膏膏必滅之鉅鑊湯以

小鼎薌脯於其中使其湯毋滅鼎三日三夜毋絶火而后調之以醯醢

此言炮豚炮牂之法也炮者塗燒之名若及也將讀為牂牂牡羊也萑葦之類苴裹也謹讀為墐墐黏土也皽謂皮肉上之䰟膜也糔溲與前章滫瀡之滫同酏粥也付與傅同滅沒也脯解析之薄如脯也薌脯香美此脯也珍有所謂炮者取豚及羊刲之刳之去其五藏而實棗於腹中裹以編葦塗以黏土而燒之俟塗皆

乾以手擘去其乾泥更以水濯手摩去其皽膜於是用稻米粉滫溲為粥以敷其外而倶煎以膏所用之膏必以沒之為度以大鑊盛湯以小鼎之香脯置於湯中而使湯無沒鼎至三日三夜毋絶火而後以醯與醢調和之此八珍之三之四也

擣珍取牛羊麋鹿麕之肉必脄每物與牛若一捶反側之去其餌孰出之去其皽柔其肉

此言擣珍之法也脄夾脊肉捶即擣也餌筋腱謂筋

之大者珍有所謂擣珍者取牛羊麋鹿麕五獸之肉必皆夾脊之美者而以牛為準其四獸之多寡每物與牛若一反捶之又側捶之去其筋餌既熟取出然後去膜而柔以醯醢此八珍之五也

漬取牛肉必新殺者薄切之必絕其理湛諸美酒期朝而食之以醢若醯醷

此言漬肉之法也湛亦漬也期朝周一日也醷梅漿也珍有所謂漬者專取牛肉牛必新殺者從而薄切

之必横斷其文理俟漬於美酒之中周一日而後可食則以醢若醯醷為之調和此八珍之六也

為熬捶之去其皽編萑布牛肉焉屑桂與薑以灑諸上而鹽之乾而食之施羊亦如之施麋施鹿施麕皆如牛羊欲濡肉則釋而煎之以醢欲乾肉則捶而食之

此言為熬之法也熬於火上為之即今之火脯也濡溼也釋潤也珍有所謂熬者其法取牛肉生擣之去其皽膜編萑而以肉布焉先屑薑與桂以灑諸上次

用鹽以鹽之待乾而後食之其施設於羊亦如牛法

其施設於麋鹿麕亦如牛羊法或濡或乾唯人所欲若欲濡則以水潤釋而煎之以醢若欲乾則擣而食之此八珍之七也

糝取牛羊豕之肉三如一小切之與稻米稻米二肉一合以為餌煎之

此言糝食之法也作糝者取牛羊豕三獸之肉多寡如一小切之並取稻米稻米二分肉一分合為餌而

煎之此即周禮醢人所掌糝食乃羞豆之第二也當在章末為酏之下

肝膋取狗肝一幪之以其膋濡炙之舉燋其膋不蓼

此言肝膋之法也膋腸間脂也幪覆也舉皆也珍有所謂肝膋者其法取狗肝一即幪之以其膋帶濕而炙之俟濕者皆燋為度而後食不須用蓼此八珍之八也案上言養老而此繼以八珍所謂養老之珍具也至人子事親雖力有不齊而制不可以不審故詳

著之

取稻米舉糔溲之小切狼臅膏以與稻米為酏

此言酏食之法也臅胸臆也酏當作餰蓋酏是粥非豆實也為酏之法取稻米粉皆滫溲之小切狼胸臆中之膏與粉相合而煎之以為餅此周禮醢人之酏食乃羞豆之第一也